

张君秋等著

走向艺术之路

ZOUXIANGYISHUZHILU

湖南人民出版社

走向艺术之路

张君秋等著 陈培仲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走向艺术之路

张君秋等著 陈培仲编

责任编辑：李恕基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198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7,000 印张：11 印数：1—17,700

统一书号：10109·1614 定价：0.98 元

前 言

艺术，这一绚丽辉煌的宫殿，使得多少人为之向往，为之入迷！

走向艺术之路如何起步？在漫长的征途中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攀登艺术高峰？多少人在思索、在实践、在追求、在奋斗！

为了满足准备走向或正在走向艺术之路的青年同志的要求，为了探索艺术人材成长的规律，为了给艺术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生动具体的例证，为了给艺术史和艺术家评传的编写工作积累第一手资料，我们选编了《走向艺术之路》一书，以供广大艺术爱好者和专业艺术工作者参考和借鉴。

收入本书的文章的作者，有的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老一辈艺术家，有的是日趋成熟的中年艺术工作者，有的则是近年来涌上艺坛的后起之秀。他们之中，有的回顾了自己一生走过的艺术道路，有的记录了走向艺术之路的起点，有的对自己的艺术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有的则只谈了某次艺术创作活动的甘苦。文章长短不拘，形式和风格多样，但都言之有物，亲切感人，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谈了从事艺术工作的感受和体会。不少文章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凝聚着毕生的心血，蕴藏着生活的哲理，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不但能给人以思想的启

迪，而且能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鉴于艺术门类繁多，艺术人材济济，要在一本书中加以全面反映，是不可能的。本书仅从舞蹈、曲艺、戏曲、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艺术门类和品种中各选若干篇，汇编成册。其他艺术门类和品种（如摄影、书法、杂技、建筑等），暂付阙如。由于水平所限，加之资料不全，所选篇目，不一定准确、妥当，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六月

目 录

1	陈爱莲	我是从孤儿院来的
51	姜 昆	我当相声演员的前后
84	高元钧	我和山东快书
93	骆玉笙	舞台生活六十年
120	赵燕侠	我的舞台生涯
152	关肃霜	练功和学艺
158	张君秋	我的艺术道路
180	俞振飞	演戏生活六十年
198	李罗克	我的学艺经过
207	袁雪芬	艰辛喜乐话越剧
216	陈素真	我的生命在舞台上
259	蓝天野	寻觅失去的青春
279	田 华	流年往事录
296	潘絮兹	敦煌的回忆
305	方 成	自我介绍
318	吴冠中	望尽天涯路
337	王朝闻	童年生活影响未来
342	楼乾贵	音乐之路的起点

陈爱莲

我是从孤儿院来的……

我经常收到许多观众来信，除了祝贺我的演出成功以外，还常常问及我的生活情况、我的成长过程。我很感激大家对我的关心。

最近，《人物》杂志又约我写稿。这使我想起了过去，也想到了现在和未来。我也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话：“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六十六生命的路》）于是我贸然答应下来，尽管自己文字水平不高，但盛情难却。为了满足和报答关心我的观众，为了正在成长的孩子们，也为了我自己继续“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去……

难忘的孤儿生活

我祖籍广东省番禺县。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四日（阴历）出生于上海。一九五〇年，我的父亲病故，第二年春天，母亲又扔下我和妹妹，过早地去世了。我一个十岁的孩子，在邻居

们的帮助下，安葬了母亲。不久，我就被送走了。

不知是泪水，还是茫茫的雾色，我觉得上海的高楼大厦渐渐地模糊不清了，可是三轮车仍然沿着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向前驶去。道路坎坷不平，仿佛要把我幼小的心灵颠得更破碎一些。我就是坐在三轮车上告别了生活十年的家，离开了学校和小朋友们。我清楚的知道：我再也不会有妈妈了。就这样我成了孤儿，被送进了上海郊区的儿童临时收容站。

收容站是一幢不太大的二层楼房，还有一个小小的院子。那里有几十个孩子，有的年岁同我差不多，有的比我大些。老师很少，那么多的孩子根本没法照顾，所以大家都穿得又烂又脏。不久，我的头上也长满了虱子。但总算有了吃饭的地方。开饭的时候，大家都围着两只大木桶：一桶饭，一桶菜，简直比有钱人家的孩子围着节日大蛋糕还要快乐。饭菜虽不好，但却是充裕的，尽管我挤不到前边去，也还可以吃饱。收容站的孩子，大部分是原来街上的流浪儿童，他们的生活能力比我强得多。这些孩子虽很粗鲁，但十分善良，待人真诚。我刚到那里什么也不会，而且身体又弱，他们常常在生活上照顾我。直到现在，我偶然在什么地方看见大木桶的时候，还能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也怀念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小伙伴们。

我的小伙伴大都没上过学，当他们看到又脏又小的我，居然能认识那么多字，都非常惊奇。其实，那时我只不过刚刚小学五年级罢了。我从小就少言寡语，进了收容站就变得更加不爱说话了。我很怀念我死去的父母，在梦中常常哭醒。他们的去世给我心灵上的创伤太重了，我老是在思念他们。我的记忆

力简直糟透了，什么也记不住，所以在收容站几乎什么也没学到。但在我的小伙伴当中，因为他们以前读书不多，有的根本没念过书，所以我的学习成绩比别人还好一些。

收容站只有小学五年级，老师们认为我应当继续上学，于是，我离开了收容站，被送进了上海一心孤儿院。

一 扇 玻 璃 门

一心孤儿院，比收容站大的多，也阔气的多，院子中央有一个教堂式的建筑，学生常在那里开会。还有一幢楼房，我就在那里上的小学六年级。这里的学生很多是有父母的，一部分是孤儿。所以有的学生看不起我们，欺负我们。加上我又瘦又小，穿得又破又烂，头上还有虱子，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他们也敢用纸团打我的脑袋。我很愤怒，也很悲伤，可又不敢同他们打架，只好狠狠地用目光来回敬他们。我倔强的性格，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我盼望着有一天我能自立，离开这里，不再受那些男孩子的欺负。记得在我去收容站之前，有一个邻居的大姐姐参加了工作。她仅仅比我大几岁，从小就同我很要好。大约是可怜我成了孤儿，她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就带我去街上吃饭，当然不是在饭店里，只是在菜场的小吃摊子上。我很佩服她，也非常羡慕她。于是我求她帮我也找个地方去做工，这样我也可以用自己挣的钱来买吃的东西了。她答应我一定帮忙，等我再大一点，找到地方就带我去。可是一年多过去了，她也没有来找我。

在六年级，我很用功。但那时我的记忆力还没有恢复，加上孤儿生活给我精神上的创伤，在班里我显得笨极了，毕业成绩很不好。接着，在一心孤儿院，我又上了初中。

当然，我也有快乐的时候。记得在孤儿院的走廊里，有一扇门，上面装有两块很大的玻璃。站在它前面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我从小就是个戏迷，很喜欢模仿戏里的人物。所以常常站在这扇门前模仿戏里的身段，摆一些自己认为很美的舞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大玻璃门几乎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我也常常站在它的面前回忆童年的一些事情：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人们敲锣打鼓，唱啊，跳啊，连大人都扭起秧歌来了。我们小孩子在大人的帮助下，成立了儿童歌舞队，参加街道里的庆祝活动。在那些孩子里，我跳得很出色，大人们常常夸奖我，所以在弄堂里我居然还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有时我也想起弄堂附近的小戏院。每当我路过那里时，总是在那里来回的看演员们的剧照，久久不愿离去，或者在傍晚的时候，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挤在后台门口看演员化装。

父亲在世的时候，家境还好，有时大人们高兴的时候常带我去看戏。父亲去世后，靠有病的母亲一个人维持生活，我知道家里生活贫困，从不敢提出去看戏的要求。可我那时还是个孩子，终于忍不住了，求妈妈给我买一张戏票。那天妈妈心情不坏，真的托人买来了戏票。我一生很难忘记当时看戏的情景：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站在戏院的角落里，徐玉兰清脆而高亢的唱腔、风流潇洒的身段，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简直无法

用语言描述当时激动的心情。

到了孤儿院，再也没有看戏的机会了，我只能在那个大玻璃门前学戏里的身段，回忆童年的生活。我应当感谢那扇大玻璃门，因为我在它的面前，得到过不少安慰和快乐。每当我回忆在一心孤儿院的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扇大玻璃门。

决定命运的一天

一九五二年，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说实话，那时候我是很怕的，因为在当时的印象中只有犯了校规的学生才被叫去。我的心跳个不停，生怕自己作了什么错事。直到我鼓起勇气，抬起头来，看到老师微笑的脸时，才平静下来。也发现除了老师外，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正在仔细的打量着我。

他们是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来招考学员的老师。我很想离开孤儿院，希望自己能考上。老师给我搬腿、下腰，并叫我模仿舞蹈动作，跟着节奏打拍子，最后叫我表演一个小品：“在地上找针”。我想起妈妈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我帮她在地上找针，于是我就十分认真地在地上找了起来……老师们看到我找的那么认真，全笑了。

这一天，便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找到新的生活，被录取了。我盼望着有一天我能自立，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在我忧郁的脸上有了笑容，一下子好象突然长大了许多。

我坐在北去的列车上，注视着车窗外渐渐消失的城市，心上好象卸掉了一块沉重的大石头，突然轻松了很多。我感到自

已变成了一个新人，许多美丽的幻想飞进了我的脑际，我的心里也燃烧起了越来越旺的火焰，这火焰，直到今天仍然燃烧着……

我到了北京，开始了我的学艺生活。头几天由大演员们带我们去北海、景山等公园游玩，美丽的景色，令人陶醉，叫人神往。我感到经历了严冬，生命的春天终于来到了！

应当说，我很幸运。我从一开始学艺就受到名师和专家的指点。象教我们古典舞的老师白云生、韩世昌、侯永奎、马祥林等老先生，教我们芭蕾课的索尔可夫斯基、巴兰诺娃等老师，都是中外著名的艺术家。在我启蒙时期，他们的严格教导，使我在古典舞、芭蕾舞方面都打下了比较纯正的基础。

唯一的乐趣

我是个穷孩子，天天没什么可盼的，练功便成了我唯一的乐趣。孤儿的生活和家境的变化，使我隐约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在生活和事业中，自己必须是一个强者，既然学艺就得学出个样子来，决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这种信念至今还牢固地留在我的身上。

我很用功，听老师们说，干我们这一行，必须“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意思是说，无论走路、吃饭、睡觉，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工夫。老师还给我们讲了他们学艺时的艰辛，给我的印象深极了。因此，练功的时候，别人作一次的动作，我要作二次三次。下课的时候，也不闲着。跳古典舞，手出去的时候，

要象兰花一样，因此叫“兰花手”。手指要向手背的方向掰，只要我手闲着的时候，都要用力掰自己的手指。即便在吃饭时，也要把一条腿轮流放在窗台上，练压腿。因为每天都有芭蕾课，每天还要经常掰自己的脚背，甚至在睡觉时，也要把脚搬成“旁朝天蹬”——脚趾对着头，脚后跟靠墙，用这个方法压腿。

那时候，我简直象着了魔一样，总想比别的孩子多练些，白天练完了，晚上还要自己加班再练。老师告诉我们，要勤奋才能出成绩，要“笨鸟先飞”。我想我并不比别人笨，“先飞”不是更好吗？可是起那么早我又醒不了，也没有闹钟，我只好求一个姓尹的大演员帮忙，求他早晨叫我。他是个男演员，太早又进不了女宿舍，只好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用一根绳子拴在我的脚上，另一头放在窗外，每天早晨他拉绳子我就起来同他一起练功。当我的同伴起床时，我已经练得满头大汗了。

我也常同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但这些游戏往往也是同练功和表演分不开的。比如：大家同时搬“朝天蹬”，看谁“金鸡独立”的时间长，或模仿某个人的动作，看谁学得象等等。

除了练功外，我最喜欢的还是看老师和演员们排戏，常常随着剧情的发展，有时笑，有时流泪，好象自己就是剧中的人物。象白云生、韩世昌、马祥林老师的《游园惊梦》，侯永奎老师的《千里送京娘》，郭兰英老师的《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我都不知看过多少遍，连台词都可以背出来，至今还没忘掉。

有时候，我们也学着大演员自己“演戏”，用床搭一个台，用床单当大幕。角色的分配往往费去很多时间，女孩子都愿意演美丽的少女、善良的姑娘，谁也不愿意演坏人。记得有一次

我们演《小二黑结婚》，并请老师和大演员们来看着玩。戏都开扬了，可金旺没人演，一着急我竟自己演起金旺来。我演得非常认真，学着老演员的动作、眼神。老师们看了笑得很开心，还夸我有戏。孩子总是爱兴奋的，尤其是得到老师的夸奖以后。于是我又给老师表演了《秋江》中的陈妙常。就这样，我每天生活在戏剧和舞蹈之中，前辈艺术家的指导和熏陶，对我以后的表演艺术有极大的影响。

命运好象专门同我作对，正当我发奋练功，认真学艺的时候，我得了肺病。我被隔离在一间小屋子里。说真的，肺病本身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更大的痛苦，倒是练功也被迫停止，只能休息。我怅然若失，我真不知道不练功我将怎么生活下去。我只能一个人偷偷地在屋里踢腿、下腰，生怕病好后落在别人后面。

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段生活，心中总是充满了对党的无限感激。因为我是孤儿，领导上特别照顾我，别人每月十九元的生活费，却给我见习演员的待遇三十二元，由大演员替我管理。冬天的棉衣、夏天的单衣，以及其它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对一个孤儿来说，简直象在天堂里生活一样。我得了肺病，团里还给我订了牛奶，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没过多久，我的病就好了，我又回到了同伴中间。是党的阳光雨露使我恢复了活力，又开始成长了。

要当一个出色的舞蹈家

在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的学员班里，我第一次看到舞

剧，在这以前，我不知道世界上竟会有那么完美的艺术。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舞剧，我一心想着去演戏曲或者话剧。直到我在电影里看到乌兰诺娃在舞剧《泪泉》中的迷人表演，她超尘拔俗、优美绝伦的舞姿，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才明白，舞蹈不单纯是一种形体美的艺术，而且也是深入人们灵魂深处的艺术。从那时起，乌兰诺娃成了我崇拜的偶像，在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目标——当一个出色的舞蹈家。

一九五四年，新中国第一所舞蹈学校成立了。我幸运地成为这个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开始了更正规、更系统的舞蹈训练。

舞校当时座落在东郊白家庄，校长是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和陈锦清。教员有外国专家和戏剧界的老师，以及从舞蹈教员训练班毕业的青年教员。

舞校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学习环境，是我国舞蹈事业的摇篮。我也发现，只有在这里学习，才能实现我成为舞蹈大师的愿望。

进了舞校，我又变成了穷学生，原来的生活费，按规定取消了。伙食由国家供给。我没有经济来源，其余的生活费用，全依靠向学校申请补助。

我平时身无分文，不能象其他同学那样去看电影、逛公园、买零食。偶尔学校发电影票我才去看场电影，因为没钱坐车，只好从白家庄走到东四。尽管来回走几十里路，但那时候，能看到电影我已经很高兴了。我知道自己不能象别的孩子那样要自己喜欢的东西，穿好看的衣服，我也从不去想这些，一门心思全放在练功和学习上。

由于父亲的去世，我经历过从小康人家慢慢变成贫寒、处

在坐吃山空的境地。那时上海刚刚解放，旧的思想还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家境好时，亲朋还有来往；家境贫寒时别人就冷落你，看不起你。这些，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很佩服戏里的那些穷书生“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精神。我也决心争一口气。这种心理，在我学艺的初期，成了我刻苦学习的动力。

我真正懂得舞蹈事业是人民的事业，用舞蹈来为人民服务，为国争光，还是到了高年级以后的事情。在这个期间，我入了队，当了优秀少先队员，也慢慢的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救象我这样的孤儿的道理。我也只能用最好的成绩来报答党对我的恩情。

在严师们的指导下

当时舞校的课程比较多，学生们要学习芭蕾舞、古典舞、中国民间舞和外国代表性民间舞。还要学习中学的文化课。生活紧张极了。老师们对学生要求很严，记得有一个叫伊丽娜的苏联女专家，她是一个热情、泼辣而又能干的人。她的眼睛特别的厉害，上课时谁的动作有一点毛病，就会受到她大声斥责，从不留一点情面。甚至对生活上的一些小事，她也从不放过：高班的一个女同学芭蕾舞裙的扣子掉了，第二天，她看这个学生还没钉好，而是用别针别上的，就大发雷霆，当即停课叫大家看她的芭蕾舞裙子。我们都非常怕她，因此，在上课之前，我总是要检查我是否也掉了扣子。其他的老师也同样严厉，记

得栗承廉老师上课的时候，一个学生的裤角破了，他就叫全班的学生搬起“朝天凳”，等着这个同学回宿舍取针线，当着大家缝好才算了事。

我很感谢我的老师们，象孙光官、许淑英、栗承廉、曲皓、朱萍等老师，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业务上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指导。

我更应当感谢我的老师李正一。李老师是我的恩师。她非常聪明，对古典舞有很深的造诣，也很善于诱导学生。

李老师对我非常好，但她从不溺爱我，而是更严格的要求我。我很喜欢抒情的舞蹈，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线条比较长，条件比较软，也比较开，所以在作抒情慢板的动作，情绪就特别高，一个抬腿、一个转身，我都喜欢赋予一层柔和的抒情的色调。慢慢地抒情慢板成了我的特长，而在快速和旋转方面就比较差。李老师发现了我的弱点，对我说：“要想成为一个舞蹈家，没有全面的技术是不成的。”于是我在李老师的指导下又开始了新的练习。

中国古典舞有一个典型的舞蹈动作叫“卧鱼”，我的腿比较粗，盘起来很费力，尤其是快速旋转接卧鱼，和跳起来在空中盘住再卧下去。这个动作比较难作，我反复练了很久，觉得自己腿粗，也就到这种程度了。但李老师看了还不满意，认为我可以作得更好，于是我又重新开始了跳起、卧下。艰苦的训练，使我的膝盖和脚背全破了，血和练功裤凝在一起，脱的时候疼得要命。第二天，练习时刚结痂的伤口又破了。这样一一次的结痂，一次次的又破，李老师看了很心疼，但从未叫我停